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安娜·卡列妮娜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安娜·卡列妮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俄】列夫·托尔斯泰 原著
郝 崇 / 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妮娜/(俄)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郝崇译写.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12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ISBN 7-80626-857-X

I. 安… II. ①托…②郝…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8429 号

安娜·卡列妮娜 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

丛 书 名 /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原 著 /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译 写 / 郝 崇

责任编辑 / 张 克 周新英

装帧设计 / 张亚力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 刷 / 吉林省长春凯旋印刷厂

开 本 / 782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版 次 /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26-857-X/I·203

定 价 / 8.00 元



导 读

庸常的家庭生活是埋葬爱情的坟墓吗？

列夫·托尔斯泰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构思于 1870 年的《安娜·卡列妮娜》1877 年方才写毕。托翁的初衷只是想叙述一个上流社会妇女红杏出墙的逸事，但人道主义的良知使作者放弃了这个宫闱秘事的俗套，而是探讨了道德与人性、家庭与爱情、信仰与救赎等的矛盾、对立，以及调和冲突的企图与可能。

结构上的复线交织与安娜的精神历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相识时的左右为难与恋爱中的不顾一切、忏悔后的痛苦煎熬，均写得入木三分、丝丝入扣，而安娜卧轨时的内心冲突更是一唱三叹、惊世骇俗。

动荡的社会变革使贵族阶层原本就脆弱不堪的家庭伦理土崩瓦解，而安娜追寻的正是与爱人灵魂的契合与自由，但在虚伪的道德说教面前，这个勇敢而无助的女人只能是挣扎、绝望，并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归宿。这，是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对托翁严肃的现实主义风格、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肃然起敬。



目录

一	希望与绝望·····	1
二	心照不宣的秘密·····	31
三	丈夫的报复·····	104
四	背叛的痛苦与宽恕的幸福·····	136
五	男人们的烦恼·····	171
六	几家欢乐几家愁·····	184
七	何处是归途·····	197
八	抉择·····	213



一 希望与绝望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斯捷潘·阿卡谛耶维奇·奥勃朗斯基公爵家正被不幸的阴影笼罩着。妻子陶丽发现丈夫与前法国籍家庭教师关系暧昧后，拒绝与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三天来，家里混乱不堪，男主人不爱回家、女主人寸步不离自己的房间、孩子失去管教任意妄为、仆人们纷纷辞工。面对此种情况，奥勃朗斯基一筹莫展，只得把恢复家庭原状的希望寄托在即将从彼得堡到来的安娜·阿卡谛耶芙娜·卡列尼娜身上。

在妹妹到来之前，奥勃朗斯基在想不起自己妻子的时候基本保持着舒适的生活习惯，心情也较愉快。但遗忘是不完全的，他不可避免地被夫妻失和的烦恼纠缠着，微笑在他英俊的脸上停留的时间总是很有限。其实他是个乐观的人，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他曾试图自己与妻子和解，但不能忍受丈夫的背叛行为的陶丽伤透了心，她不肯原谅不忠的丈夫，于是奥勃朗斯基就暂时放弃家庭问题到衙门办公去了。

奥勃朗斯基并不了解自己的妻子，陶丽虽然嘴上非常严厉地对待这件不名誉的事，心里还是难以下定决心结束与丈夫的关系的。陶丽是想过带着五个孩子离开这让她伤感的住了九年的家，但她又不能不为存在的各种困难瞻前顾后。并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她依旧不可救药地爱着自己的丈夫。



陶丽爱着丈夫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莫斯科政府部门任要员的奥勃朗斯基是一个非常温和、聪明处处讨人喜欢的人。他那儒雅的君子风度，使他能与任何人友好往来，在上司、下属和朋友中游刃有余，人们总是亲切地叫他“斯蒂瓦”。他的朋友遍布各个阶层，大臣、演员、商人、侍从武官都与他交往，上至60岁的老人下至20岁的青年都和得来，而且这些人几乎每一个都可称为他的密友。

列文就是奥勃朗斯基的密友之一，他们是那种有着深厚情感基础的超过了香槟酒意义上的朋友，尽管两人在思想行动上走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奥勃朗斯基像大多数贵族后裔一样在接受完教育后在政府部门任职，过着体面而高雅的生活，而列文则宁愿抛弃豪奢的城市生活去乡下与土地、农民为伍；两人在观念上互不认同，甚至是互相蔑视的；两人性格也极富差异，奥勃朗斯基热情、开朗、乐观，列文则羞涩、敏感又有些多虑，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他们那从总角时期就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每次见面，两人都能真挚地敞开心扉，交流彼此的苦与乐、爱与求。

现在，正当奥勃朗斯基带着家庭烦恼在办公的时候，康斯坦丁·狄米特利维奇·列文从乡下不期而至。在门外，奥勃朗斯基的同事们可没有多高的涵养，他们均对列文冷眼相待，这使列文极不舒服。好在奥勃朗斯基及时热情出迎，把列文引到了自己的私室里边。在那里，奥勃朗斯基向两个同僚菲立浦·伊凡尼奇·尼古丁和米海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林涅维奇介绍列文，并说列文是全国著名作家赛尔吉·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两位同僚表示了应有的礼貌。可列文并不喜欢格林涅维奇，一方面是因为后者那留有长长指甲的纤细的手，



另一方面是后者显然更重视列文那同父异母的作家哥哥。列文当然也很尊敬自己的兄长，但他仍不能接受别人因此对他本人的忽视。奥勃朗斯基把列文的不满看在眼里，他巧妙地引着自己的朋友心情愉快起来。

列文向奥勃朗斯基表明来意，他那英武的大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羞容，原来他要向奥勃朗斯基询问陶丽的妹妹吉蒂的情况。奥勃朗斯基对列文爱恋妻妹的事情已有所耳闻，他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这时候，奥勃朗斯基例行公事地打发了进来请示工作的秘书，列文对奥勃朗斯基的敷衍塞责表示不解。

“我不懂，你怎么可以那么郑重其事地做些纸上谈兵的事。”列文说，“但你的气派还是令我钦佩的。”

“你迟早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奥勃朗斯基自信地回敬列文，“别看你现在守着3 000亩土地，身体强健，日子过得舒适惬意。”

对于这一点，列文不以为然，两人话不投机，最后聊了几句列文想知道的事情，又约好晚上一道用餐，便分手了。

列文告别了奥勃朗斯基，回想自己的脸红感到十分生气。他为没能向朋友直接说出向其妻妹求婚觉得沮丧，而他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正是为吉蒂而来。

列文家与陶丽的娘家谢尔巴斯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老贵族，两家过从甚密，列文同陶丽的哥哥又是大学同窗，所以列文成了谢尔巴斯基家的常客。在谢尔巴斯基家里，列文感受到了自己从未得到的家庭的温暖，那和谐的气氛使父母早逝的列文深深迷恋。他爱那家里所有的人，尤其是女人。谢尔巴斯基家的三位年轻小姐的一举一动在列文眼里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在



大学时代，他就决心去爱她们其中的一个。然而他却无法选择，因为长女陶丽与奥勃朗斯基结了婚，次女娜塔丽亚刚一步入社交界就成为外交家里瓦夫的妻子，只剩下最小的三妹吉蒂，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后来，女孩们的哥哥年轻的谢尔巴斯基公爵参加了海军，不幸在波罗的海溺水而亡，列文与谢尔巴斯基家的关系就有些疏远了。直到今年初冬，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后再回莫斯科，再次看到吉蒂，他才猛醒谁才是他命中注定去爱的人。

出身名门望族，拥有大量资产的32岁的康斯坦丁·狄米特利维奇·列文向老谢尔巴斯基公爵的小女儿求婚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定会传为佳话，但陷在感情漩涡中的列文却把自己看成凡夫俗子，把吉蒂视为天仙，不敢高攀。于是，列文把感情埋在心底，只是每天出入社交场所看看吉蒂就神魂颠倒、心满意足了。这样在社交界混迹了两个月后，列文忽感自己成为谢尔巴斯基家的女婿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他觉得人们眼中吉蒂的丈夫不应是他这种土乡绅，而应当是城中上流社会里真正的绅士。列文本人也认为吉蒂应该嫁给一位年轻、漂亮、卓越的男子，而并非是自己这样丑陋、宽厚、平凡的男人。在这种想法驱动下，列文突然从社交界消失回到了乡下。不曾想两个月的乡村生活非但没有使列文对吉蒂的感情冷却下来，反而使他越来越想要娶吉蒂为妻，所以他又心急如焚地赶到莫斯科，准备勇敢地开口向吉蒂求婚。

列文原想先把向吉蒂求婚的事情同哥哥赛尔吉说明，但他看到自己同赛尔吉的追求甚为不同，而且两人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太一致，所以他就改变了主意。他在赛尔吉那里还听到了他的同胞哥哥、游手好闲的尼古拉的消息，他决定尽快解决自己



的感情问题后去找久别的哥哥尼古拉。

因为与奥勃朗斯基的友情和奥勃朗斯基与谢尔巴斯基家的关系，列文才来到斯蒂瓦的办公室。得到了吉蒂在溜冰场的消息后，列文雇了一辆马车直奔溜冰场。在溜冰场，吉蒂忽冷忽热的态度令列文忐忑不安。值得欣慰的是当他与吉蒂母女分手时，吉蒂面带甜美的微笑热情地邀请他晚上去家里做客。这个完美的笑容着实让列文沉醉，以至于当他和奥勃朗斯基共进晚餐面对丰富的菜肴时还魂不守舍。

“我知道你这次来做什么。”奥勃朗斯基把列文的思绪收回来。

“你确定吗？”列文紧张地说，“你想这事有可能吗？”

“当然。”奥勃朗斯基肯定地说，并且他说妻子陶丽也认为吉蒂一定会成为列文的妻子。

列文听了极其兴奋，但他还是担心遭到拒绝。在朋友面前，列文抛开了所有的难为情，他向斯蒂瓦诉说了他对吉蒂的热烈的纯洁的感情，也表露了他对求婚失败的恐惧。他怕不成功的请求会给双方带来伤害。

奥勃朗斯基明白少女们在列文眼里分两类，一类是平凡普通的，带有世人通常有着的弱点；另一类则是完美无瑕的高贵的超出全人类的，而前者居绝大多数，后者只有一位，她就是吉蒂。奥勃朗斯基鼓励自己的朋友，给他以信心，同时说一个男子向女子求婚，只会使那女子感到荣耀，一定不会损害她的名誉。列文此刻全心全意地把幸福寄托在自己的恋情上，他听了奥勃朗斯基的一番话，禁不住高兴得走来走去。

当列文稍微平静下来，又喝了一点酒以后，奥勃朗斯基开始了新的话题，他向列文提到一个男子。



“你认识渥伦斯基吗？”

“不，”列文回答，“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列文并不认为这个人与他有什么关系，但当奥勃朗斯基说渥伦斯基是他的情敌时，列文脸上的表情马上由狂喜变成愤怒和不快了。

“渥伦斯基是吉里尔·伊凡诺维奇·渥伦斯基伯爵的儿子，来自彼得堡，是花花公子的标本，”奥勃朗斯基接着说，“他非常富有，漂亮，有着良好的家世和应有的修养，现在是皇室的侍从，前途无量。这个风度翩翩的年青武官是在你回乡下以后出现在这里的。他在狂恋着吉蒂，而且深得吉蒂母亲的……你知道她母亲的为人。”

列文的脸色已经苍白，他开始回避关于吉蒂的话题。谈了一会儿奥勃朗斯基的问题以后，两人结束用餐，列文心事重重地回到哥哥塞尔吉那里换衣服，然后去参加谢尔巴斯基公爵家每周四的朋友聚会。

吉蒂·谢尔巴斯基公爵小姐今年 18 岁，刚刚进入社交界，但她的成功已超过了她的两个姐姐。她赢得了几乎所有参加莫斯科舞会的年青人的倾慕，同时也拥有了两位看来比较认真的追求者：列文和渥伦斯基。

家里有位女孩待字闺中，作父母的难免要为她的婚事操心，吉蒂的双亲也不例外，他们私下里也讨论吉蒂的终身大事。老公爵站在列文这一边，他认为列文是真诚的，列文的为人也超过了一切上流社会中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公爵夫人却以女人的眼光看好英俊潇洒聪明富有的渥伦斯基，她通过吉蒂的眼神坚信吉蒂是同她一个立场的。公爵夫人并不喜欢爱在乡下居住与土地农民为伍的列文，这点列文没有感觉错。虽然确



信女儿会选择渥伦斯基，但老公爵夫人还是有点担心吉蒂当着列文的面不会说“不”。

这个周四的聚会至少有两个人是极端紧张的。7点半钟，吉蒂在楼上更衣时的从容随着仆人通报列文的到来而消失殆尽，她已经意识到列文故意赶在其他客人之前到来就是为了向她求婚。直到此刻，她才真正仔细地考虑该如何答复列文的请求，她的脸因紧张而失去了血色。

大厅里只有吉蒂和列文两个人，列文终于鼓足勇气向吉蒂提出了婚事。霎那间，吉蒂感到自己也不曾料想的巨大的幸福感向她袭来，可随即她就想起了渥伦斯基。吉蒂是单纯善良的，她并不愿伤害列文，也不想否认自己的确对列文有感情，但在她心里毕竟更加倾向渥伦斯基，所以她抬起头，用清澈的眼睛凝视着列文已现出绝望神色的面孔，诚恳地拒绝了这个好男人。

“这不可能……请您原谅。”

“这是必然结果。”列文低下头，一边向吉蒂鞠躬，一边向门边退去。

但列文没能及时离开这令他难过和难堪的地方，因为今晚第三个紧张的人出现了，她就是吉蒂之母谢尔巴斯基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察言观色，欣慰地看出小女儿正如她所愿回绝列文，于是像每个星期四都能在她脸上寻觅到的那种微笑又回来了。她以女主人的姿态同列文攀谈，列文无奈，只得留下，等客人来多些再伺机而走。

接着到来的客人是吉蒂的朋友——总愿拿列文开玩笑的以自己的神经质为荣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她也希望吉蒂嫁给渥伦斯基，所以她从不放过攻击列文的机会。列文同样不喜欢这



位夫人，两人带着相互嘲讽的语气谈了几句，列文心不在焉还想找机会溜走，然而一位年青军官出现了。

吉蒂的眼神变得更加明亮，列文确定这个身材匀称、面孔黧黑、漂亮沉静、举止得体的气派的绅士就是渥伦斯基。此时，列文反倒并不想离开了，他想知道渥伦斯基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公爵夫人给两人做了介绍，渥伦斯基友好而坦诚地向列文问候，并询问列文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问题。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是八面玲珑的，当列文与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因扶乩与灵魂是否存在而发生争执时，他巧妙地化解了矛盾，并轻松地与列文讨论了关于电气和降神术的问题。为了活跃气氛，渥伦斯基提出试一试扶乩，列文并不想参与试验，他拿起帽子想离开，可是谢尔巴斯基公爵又来到客厅。老人毫不掩饰对列文的喜爱，他亲热地拥抱列文，却十分冷淡地礼节性地向渥伦斯基回礼，这使吉蒂异常尴尬。老公爵一离开客厅，列文就悄悄溜出，最后一刻，他听到渥伦斯基对吉蒂说希望吉蒂能参加下周的大型舞会，也看到吉蒂脸上那幸福的微笑。

聚会结束后，吉蒂向母亲禀明了她与列文之间的谈话，然后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虽然深信自己没有错，但心里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疑惑。躺在床上，吉蒂辗转反侧，一会儿想起列文那善良忧郁的眼神自己就难过得流泪；一会儿想到放弃了列文换来的是仪表堂堂、举止高雅的渥伦斯基又忍不住喜悦地微笑，两种心情交替着。她在不断地“主，怜悯我们！”的祈祷中渐渐入睡。

这一晚，谢尔巴斯基家里颇不宁静，楼上的吉蒂难以入睡，楼下公爵的小书房里老夫妻又吵了起来。公爵听说吉蒂拒绝了列文，他愤怒地指责妻子在用卑俗愚蠢的手段玷污和毁坏



自己的女儿。

“可我什么也没做呀！”公爵夫人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让我告诉你，你究竟做了什么吧！”面对妻子的冥顽不灵，公爵大吼着，“你正在有意勾引求婚的人，这定会成为全莫斯科的笑柄。你举行晚会就别单请你所选定的求婚者，应把所有花花公子都请来，像今晚这样真让我头痛！你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可怜的女儿陷入困境。再者，我看列文比那些公子哥强一千倍，那彼得堡来的少爷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坏蛋，即便他的血管里流着皇族的血，我的女儿也不希罕他！”

“照你的意思，我们的女儿永远也嫁不出去，如果那样，还不如住到乡下。”公爵夫人固执己见。

“那样更好！”公爵说。

“并且，我没有刻意勾引谁。一个优秀的男子爱上吉蒂，吉蒂也爱……”

“那可真是吉蒂的不幸呀！”公爵打断妻子的话，“你们女人总是不如我们有见识，我看只有一个人有诚意，就是列文。我也看到一个只会寻欢做乐的轻薄儿！假如吉蒂爱了他，而他却不想结婚怎么办？”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猜想呢？”公爵夫人质疑，“你有成见……”

“唉，你会想起我的话的，就怕为时已晚，就像不幸的陶丽一样。”公爵说。

提起陶丽，公爵夫人也有些沮丧，她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吻别后各自去休息，但公爵夫人已没了先前的自信，她也不断祈祷着“主，怜悯我！”

列文从吉蒂家走出来，开始自我反省。他觉得自己是有令

人讨厌的地方，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落落寡欢并不是别人眼中的骄傲。他又把自己同渥伦斯基对比了一下，相信渥伦斯基绝不会面临如此窘境，吉蒂的选择是必然的，他没有权利去娶吉蒂为妻。最后他的思绪停留在哥哥尼古拉身上，他认同了尼古拉所说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污秽丑恶的”这个说法。

列文懊悔自己没去看尼古拉，而是去与奥勃朗斯基吃晚饭，去谢尔巴兹基公爵家向吉蒂求婚，为了弥补过错，他立刻雇车去找哥哥尼古拉。路上，他回忆起尼古拉的古怪行径。尼古拉在大学时代和毕业后的一年里不顾别人的嘲笑，恪守清规、信奉宗教，拒绝一切快乐，特别是女人。可后来他突然变得放荡不羁，还做出许多不名誉的事，比如虐待儿童、诬人欺诈等。奇怪的是，列文深信那些丑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尼古拉灵魂的丑陋，相反，他认为尼古拉的灵魂至少不比轻视他的人坏多少。他有种强烈的欲望，就是要去了解尼古拉，也让哥哥了解他。

夜里十一点左右，在一家寒酸的旅馆里，列文看到了形容憔悴、一身病态的哥哥尼古拉。最初，尼古拉掩藏了见到列文的喜悦，他粗暴地赶列文走，但在列文显露了真挚的兄弟情后，尼古拉又留下了弟弟，只是情绪极不稳定。尼古拉的屋子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因为创办贫寒学生互助会和星期学校被基辅大学开除以后又惹了一场官司的克里兹基，另一个是尼古拉从妓院中领出并被视为自己妻子的玛丽亚·尼珂拉耶夫娜。

“谁要想同我来往，就要像我一样的爱和尊敬玛莎，”尼古拉高声说，“我就是同这样的人交往，如果你觉得降低了身份就请离开。”说完他看看列文又看看其他人。

“我并没有那样感觉。”列文低声说。



尼古拉听见后，愉快地让玛莎去叫三份晚餐并要一些酒。然后两兄弟开始讲述别后情形。尼古拉告诉列文，他们正在筹办一个锁匠协会，地址设在农村，因为他们反对压迫和剥削，他们要把处于奴隶状态的农民解放出来。列文明白，这只不过是这阴暗龌龊的房间里支撑尼古拉的一种希望而已，它的实现遥遥无期。尼古拉在列文的叹息里发怒了，他说列文与塞尔吉一样都保有一种贵族观点，他忘记了自己的出身与兄弟们一样。

尼古拉饮着酒，他让列文在自己和塞尔吉之间选择一个来支持，列文说在思想观念上，他谁都不倾向，但是在感情上，他站在尼古拉这边。尼古拉明白是由于自己的不幸境遇才使列文同情他，他有些辛酸地喝酒，劝弟弟好好生活，最后烂醉如泥，倒在床上。列文叮嘱玛莎照顾好哥哥，如有需要就写信给他，并让她劝哥哥到乡下去居住，玛莎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列文离开莫斯科回到乡下。他看了看初生的小牛，同管家谈了谈生产问题，然后回到自己温暖的大屋里沉思。列文对生活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父母过去的生活就是他的理想，他幻想着完满和谐的家庭生活，把未来的妻子看成母亲的副本。在他印象中所保留的母亲的印象是优美神圣的。如今婚姻离他很远，因为他太看重家庭，他无法把结婚只看是生活中无数平凡事情中的一件，如果不能与吉蒂结合，他也绝不会草草了事。现在他要全力以赴地经营他的农业了，带着他对生活一如既往的希望。

与爱情失意的列文不同，年轻的渥伦斯基可谓意满志得，他从吉蒂那纯真的眼眸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他觉得自己被净化了。多年以来，渥伦斯基一直是按正规的生活轨道运行



的，在受完高等教育后成为一名威风的军官，作为标准贵族出入于社交场所，去酒吧喝酒，看坎坎舞，不时地与女人调调情，每一样都那么正常且顺利。经历了奢侈放荡的彼得堡生活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品尝到了纯情少女给她带来的甜美的爱情的滋味。渥伦斯基现在尽情地享受爱的愉悦，但他从没有想到过结婚，正如其他恶少一样，他只想摘取美丽的鲜花，才不管鲜花失去呵护后会不会枯萎死掉呢。假如他听了吉蒂父母的争吵，不知他该做何想法，反正他的意识是从没有认为自己在犯错误，而这种错误恰恰是对一位妙龄少女的致命打击。

渥伦斯基沉浸在柔情蜜意的幸福中，他十分满足，觉得不必去俱乐部找乐，所以他直接回到旅馆，用过晚餐以后，愉快地上床睡觉，不久就进入了梦乡。

星期五的早上，渥伦斯基穿戴整齐来到莫斯科火车站接他的母亲。他父亲早逝，而孀居的母亲年轻时是彼得堡不少次轰轰烈烈的恋爱事件的主角，他从没感受到家庭幸福。他不爱母亲，但所受的教育却逼得他不能不对母亲表示尊敬和爱恋，事实上他所表现的爱的程度正和他心中所有的成反比。

在车站，渥伦斯基同来接妹妹的奥勃朗斯基不期而遇。奥勃朗斯基说起自己在彼得堡名声赫赫的妹夫卡列宁，渥伦斯基表示并不是很熟，只是有所耳闻。奥勃朗斯基还提到列文，说到列文向吉蒂求婚的事。渥伦斯基挺胸说也许吉蒂可以得到一个更佳的伴侣，并且他比较同情列文，因为这比起得不到烟花女子更让人难受，它有损于人的尊严。聊到这里，火车到了。

在母亲那节车厢的门口，渥伦斯基看到一位贵妇人。凭着准确的目力，渥伦斯基断定她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当他走进车厢时还忍不住又回头看那贵妇人一眼，这并不因为她那美丽